

## 高玉琛校友访谈（1971级）

### 受访者

1975年毕业后任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教师。1978年至1981年，任中国援助布隆迪共和国水电组翻译。1981年至1985年，任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教师。1985年至1990年，任中国驻加蓬共和国大使馆三秘、二秘。1990年至1995年，任外交部干部司二秘、一秘、副处长。1995年至1996年，赴法兰西共和国国家行政学院学习。1996年至1998年，任中国驻比利时王国大使馆、驻欧共体使团参赞。1998年至2000年，任中国驻斯特拉斯堡副总领事。2000年至2006年，任外交部外管司参赞。2006年至2009年，任中国驻毛里求斯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2009年至2011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现仍从事对非工作，担任中国人民银行顾问、西非开发银行（BOAD）中国董事。

### 采访者

吴波璇

## 您于1971年进入北外学习，请问您当初是出于什么原因来到北外就读？又是为什么选择了法语？

值此北外法语学院院庆70周年之际，我谨致以衷心的祝贺！我是1971年作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第一批工农兵学员进入北外的。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入学之前，我是成千上万知识青年中的一员，在北大荒的嫩江农场13分场劳动。进入大学学习一直是我的梦想，即使在艰苦的条件下也没放弃学习，在劳动之余温习一些课程。当得知北外老师来农场招生的消息后，我就积极地报了名。北外当时是第一批来我们农场招生的高校，当时我们分场共有5个连队，大概六七百知青，首先每个连队先由知青推荐一名候选人，然后报到分场，再由分场领导在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决定参加招生考试的人选。我们分场一共有4名知青参加了面试和笔试。经过层层选拔和考试，能够被录取确实是很幸运、很光荣的。我怀着兴奋、憧憬和强烈的求知欲来到北外。来到学校之后我才知道自己被分配到了法语系。说实话，在那个年代，上大学只能服从分配，自己不能选择学校和专业，服从分配就是我们的选择和志愿。现回头看，我庆幸自己进入北外法语系学习，因为我学到了世界上最美动听的语言，有机会更深入了解了法兰西这个伟大的民族及其灿烂的文明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并能用自己所学的法语知识为国家效力。

## 毕业之后，因品学兼优，您留在了法语系担任教师。您觉得从学生转变为老师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于1975年大学毕业，当时中国重返联合国不久，对外交往增多，正是需要外语人才的时候。我们作为“文革”开始后第一批毕业的北外学生，分配方向主要是国家机关和新闻出版机构等，因此当时基本没有学生愿意留校。学校安排我留校是对我的信任和肯定，虽也有些许不情愿，但我一如既往地服从了组织的分配。留校后最大的感受有两点。一是感到自己的知识积淀和业务水平不足，同老教师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因此从备课到教学我都虚心向老教师学习，并利用一切机会参加培训 and 自学。二是感到肩上的责任重了，虽然我当时和学生的年龄相仿，但作为老师必须为人师表，我秉持“育人先育己”的理念，在各个方面严格

要求自己，做人做事要正，业务上要拿得起、过得硬，这样才能赢得同学们的尊重和爱戴，才能做好“教书育人”。简单举一个例子，那个时候学生早上起床后都要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晨跑，我同样也6点起床，然后和同学们一起跑步，一起外语早读。这种做法我坚持了很多年。我和同学们的关系可谓“亦师亦友”，相处融洽。

**您曾于1978—1981年担任中国援助布隆迪共和国水电组翻译，据了解，这也是您“非洲情缘”的开始。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远赴布隆迪担任翻译工作？此次“出走校园”是否困难重重？请您简单谈一谈此次经历。**

的确，我第一次走出校门便是远赴非洲，到中部非洲的布隆迪从事援外工程的翻译工作，我的“非洲情缘”也由此开始。20世纪70年代，我们国家还很穷，但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忘记帮助穷朋友，无私地援助非洲国家，布隆迪穆杰雷水电站项目便是其中一例。因该项目组工作需要，当时的水电部便向北外商借一名老师前去担任翻译，法语系领导研究后推荐了我。当时我国尚未改革开放，出国机会很少，我觉得这对我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便欣然同意。去了之后才知道，这个项目位于荒山僻壤，在水流不是很大的穆杰雷河上修建水电站，条件相当艰苦。我和广西派去的工程技术人员同吃同住，一起下工地，一起处理问题。当时我们的居住条件很差，住的是铁皮房子，卫生条件也不好，有时晚上睡觉都会感到有老鼠在床边穿过。那个年代的援外人员待遇很低，每月只有40元人民币的补贴。即使这样，大家都很乐观，工作之余打球、下棋、看国产电影等等。我除了给领导当翻译外，还要管理当地工人、对外交涉、外出办事、采购等等。总体来说，工作和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很充实快乐，自己各方面得到很大的锻炼。经过几年的努力，水电站建成了。现在几十年过去，这座水电站仍在运行，供应着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相当一部分用电。我作为其中的一名建设者深感欣慰。

**您于1985年调任外交部，由此开始了您长达20多年的外交生涯。在北外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对您的外交工作有哪些帮助？您想对希望或即将进入外交部工作的同学说些什么？**

1985年，由于工作的需要和家庭的原因，我调入了外交部，随后就和我爱人一起被派往驻加蓬使馆工作，开启了我的外交生涯，后来我又在多个驻外机构工

作，前前后后20多年。北外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对我后来的外交工作确实有很大帮助，我觉得主要是以下两点。一是打下了一个比较扎实的语言基础。我出使的国家基本上都是法语国家，我在北外学习和教授的是法语，前后十几年，应该说法语功底还是比较好的。熟练地运用驻在国语言非常有利于与人接触、交流和沟通，有利于工作。二是养成了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在北外长期的学习和教学培养了我静得下心、坐得下来、钻得进去的良好学习和工作习惯，以及严谨踏实的作风。“外交无小事”，外交工作更需要这种态度和作风，因此我从学校进入外交领域较快适应了工作，北外的经历使我受益良多。

对于希望或即将进入外交部工作的同学，我首先欢迎这些同学加入外交行列，成为一名光荣的外交官。学生的天职是学习，希望同学们在校期间一定要把专业学好，把外语基础打牢，同时扩充自己各方面的知识。现在的外交是全方位、立体式外交，需要的知识也是多方面的，上到天文，下到地理，工作中政治、经济、历史、法律等领域都会涉及，因此一定要下苦功夫学习和掌握各方面知识。与当年相比，现在的外交工作天地更广，锻炼机会更多，也应更有作为。相信法语学院有志从事外交工作的同学们一定会有广阔、美好的前程。另外我还要强调的是，外交工作不仅仅是荣誉和体面，更多的是责任和担当；不仅仅是觥筹交错，更多的是奉献和纪律。我们知道法语国家大部分在非洲，因此学法语的同学要有去非洲常驻的思想准备。我在这里送给同学们周恩来总理对外交工作、外交干部提出的“十六字方针”与大家共勉：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

**1985年，您前往驻加蓬共和国大使馆工作；2006年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毛里求斯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此后，您也多次率团赴马达加斯加等非洲国家进行访问、考察。我们很多同学都对非洲大陆十分感兴趣，能请您结合实例讲一讲您在非洲，特别是在毛里求斯工作时遇到过的挑战，以及如何解决的吗？**

在我的外交生涯中，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时间在非洲工作。有人说，没去过非洲怕非洲，去过非洲爱非洲，离开非洲想非洲。非洲是一个美丽、传奇、迷人的大陆，又是一个经济相对落后但同时也极具开发潜力的大陆。我们同非洲有着传统的友好关系，双方在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互利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中非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和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

非洲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重要的依靠力量。我在毛里求斯担任过大使，亲身体会到中非、中毛之间的深厚友谊。毛里求斯是东南部非洲一个美丽的岛国，被誉为“天堂原乡”。两国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在政治、经济、人文、国际事务等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不断深入。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习近平总书记都先后访问过毛里求斯，足以体现我国对发展同毛里求斯关系的重视。作为大使，积极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是我职责所在。做公共外交和深交广交朋友是我工作中很重要的部分，是一个有力抓手。我利用各种机会介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使毛里求斯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国。当时我每年至少有两次在毛里求斯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一次是在我国国庆节前夕，另一次是在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的除夕之夜。这是涉及中国的两个重要节点，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介绍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传递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增进双方的了解和友谊，应该说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大家知道，我国最高领导人到国外访问是我驻外使领馆的头等大事，我们要根据国内的指示做好周密安排和接待工作。国内对国家最高领导人出访和接待的要求很高、很多、很严，因此准备工作事无巨细，这就需要驻在国给予积极密切的配合。为此使馆要同对方反复磋商、沟通、交涉，有时还要力争。我在毛里求斯任职期间，适逢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来访，为做好接待工作，当时压力确实很大，从政治会谈到礼宾安排，从安保措施到后勤保障，每一环节都要做好周密的设计和安排，绝不能有丝毫的疏忽和差错。我记得当时几乎每天都要同毛里求斯总理府秘书长进行会谈，逐项落实。这是我国最高领导人首次访毛，毛政府对此访也极为重视和配合，仅举两个例子：毛政府决定在前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当天，全国中小学破例放假一天，这在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另外为了保证安全和行车通畅，毛政府决定把从机场到下榻宾馆20多公里路上所有水泥减速带全部铲除，这也是毛方采取的特别措施之一。这次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把中毛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您于2009年调任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这项工作与驻外大使有何不同？自《国安法》颁布以来，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德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相继中止批准与香港间引渡条约的程序，对此您怎么看？**

首先我想简单介绍一下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主要职能。我们知道，香港

1997年回归后实行“一国两制”，除了外交、国防归中央管理外，其他制度安排和港人生活方式一律不变。外交大权在中央，国家在香港设立了外交公署，处理涉港外交事务。要问我作为外交部驻香港副特派员与驻外大使的区别，我个人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作为大使我是代表国家在境外的一个国家履职，从事外交工作；而作为驻港外交副特派员则是在自己国家的领土上，在特别行政区内，既要处理外交事务，因为香港有130多个外国驻港总领事馆和名誉领事馆，同时也要同港府和香港各界人士打交道，介绍国家外交政策，做争取民心工作。关于香港《国安法》的颁布，我认为这完全符合我国宪法和香港的《基本法》。香港《基本法》第23条规定，香港回归后要就国家安全进行立法。但香港回归至今，由于香港反对派和外部势力的阻挠和反对，《基本法》第23条迄未执行。从2020年香港的“修例风波”中我们看到，反对派穷凶极恶，一些暴徒无法无天，国外反华势力明里暗里支持与配合，国家到了不得不就国家安全在香港立法的时候了。既然香港无法执行《基本法》的规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人大进行立法理所当然，再正常不过了。只有维护国家安全才能保障国家长治久安和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说到底，香港国安立法是中国自己的事，是中国的内政，丝毫不损“一国两制”。西方一些国家的反应完全是干涉中国内政，对于他们废除或中止与香港的一些条约，我们理所当然地予以反对和反制，采取对等措施。

**您的工作经历非常丰富，从教师到外交官，从非洲到香港。从您的角度，您对法语学院人才培养有什么建议吗？**

法语学院有着优良的传统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并且在创新的道路上不断开拓进取，学科方向越来越多，学院办得越来越好。由于我离开学院时间较长，对目前情况不甚了解，因此只能谈几点不成熟的想法，不见得合适，仅供参考。

一是优化招生来源。生源对于法语人才的培养十分重要，应在全国各地招收有志向并有兴趣学习法语的优秀学生，在考试方面应加强面试环节。招收学生要有比较合适的男女生比例。二是培养复合型、复语型人才。学生不仅要学好法语，还要掌握各方面的知识，全面发展，因为现在的学生毕业后不论从事何种工作，仅靠一门外语是远远不够的。我特别要强调学习英语的重要性，我因有在毛里求斯和中国香港的工作经历而对此深有体会。英语用途广泛，以后从事任何工作都会用得到。现在的学生英语基础都很好，不能因为读了法语而荒废了英语，

要双管齐下，有了良好的英语基础，对学生以后的择业和前途都大有裨益。此外，在学习期间应多给学生创造实习和锻炼的机会，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三是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法语学院教师的水平都很高，但语言在不断演进，需要不断学习和提高；要为教师创造更多交流、学习和实践的机会。另外要加强学院的科研水平，不仅书要教得好，研究水平也要随之提高，使之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我觉得学院还应该根据学生们的不同特点及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加强“因材施教”这一理念。

## 寄语

我对北外特别是法语学院有着特殊的感情。我在北外学习、工作了14年，之后又继续在北外校园居住了十几年。北外不仅留下了我青春的岁月和美好的回忆，那里还有许多我尊敬的老师和旧日的同事。法语学院走过了70年不平凡的历程，几乎是伴随着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成长和发展，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和法语干部，成绩斐然。社会在不断进步，形势在不断变化，衷心祝愿法语学院能紧跟时代步伐，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不断改革创新，不断发展壮大，在教学、科研上取得更大的成就，迎来更美好、灿烂的明天！